



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 与装饰艺术研究

罗明金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 与装饰艺术研究

罗明金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与装饰艺术研究 / 罗明金著. —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12

ISBN 978-7-5100-1594-6

I. ①湘… II. ①罗… III. ①苗族-民族建筑-建筑装饰-研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②侗族-民族建筑-建筑装饰-研究-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IV. ①TU-092.816②TU-092.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02543 号

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与装饰艺术研究

策划编辑 李 梦

责任编辑 唐 媛

封面设计 罗明金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100-1594-6/TU·0019

定 价 4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序

建筑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空间，是生活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建筑的型制及材料使用总是与一定时期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建筑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地处湖南西南的湘西地区，长期以来因地域环境的影响，有着独特的建筑型制，这一地区也是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中原文化、云贵高原文化的交汇地，形成了独特的湘西文化，在湖南乃至中部地区和全国，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湘西地区长期形成苗侗等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传统，因此保持着文化上的交融性，不断吸收汉民族的文化元素。这里的村寨一般以聚落的形式出现，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落，也有部分汉族聚落。少数民族聚落有着汉族文化的深深印痕，汉族聚落同样打上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明显烙印。尤其在村落建筑在形式上，西南地区由于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在民俗、风情、生活方式上实现融合，在建筑方面大体一致，都是以木材为主料的木结构建筑。而北面土家族、苗族杂居区域，建筑形式和材料有一定变化，从材料上看土家族以木结构为主，而苗族建筑有土木结合、土石木结合及木结构等，建筑形式和功能也呈现多样化局面。

一、初识湘西——湘西在哪里

对湘西的认知源于自己在湘西工作生活了十多年，大学毕业前我对湘西的了解几乎是空白。1998年5月，离大学毕业还有两个月时间，因工作单位教学需要，对湘西

一无所知的我独自坐火车去了湘西。1998年10月与几位学生前往凤凰，第一次看到倒映在清清沱江两岸的吊脚楼，一波推一波消失在江心里，“湘西在哪里——在黄永玉的画里”。那时旅游尚未开发，凤凰城里没有今天的喧嚣，坐在沱江岸边的礁石上，将脚伸到江水中，凉凉的十分惬意，抬头看远处的青山和天上的流云，近处驳岸石板上，几位背着背篓捶衣的苗女，这不就是沈从文笔下的翠翠吗？

在三江苗寨，秋日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照在苗寨的青瓦土墙、秋收后田野的稻草垛上，灿烂金黄，苗寨的每一处都是一副绝美的油画。站在寨后的山顶，看着依山而建的苗寨炊烟袅袅，秋收后层层梯田，牛羊静静站立，早起的苗民在地里耕耘着属于他们的希望，第一次真实感知苗岭早晨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对着远处的大山深呼吸，陶醉了。秋日的余晖落在苗寨的土墙上，在苗民家里，热情的主人就着苗家自己磨的豆腐，山上自家种的辣椒，第一次喝了包谷酒，苗民豪爽的大腕喝酒、热情劝酒，又使我醉在了湘西日落的霞光中，“湘西在哪里——在湘西人的酒碗里”。在腊尔山的圩场上，背着背篓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苗寨的刺绣，金黄的散早烟丝，各式的苗寨山货；圩场边架着大锅里，大块的猪肉在红红的辣椒汤中翻滚，苗民或立或蹲，大碗吃肉；第一次跟着妈妈坐在背篓里，感受山里大世界的山里娃，这一次有没有尿湿妈妈的背，“湘西在哪里——在宋祖英的歌里”。在石头筑成的苗寨，人们上山劳作，堂屋的大门两边挂满了一串串的红辣椒，屋檐的穿枋上挂满了金灿灿的包谷。大门是没有锁的，只用一根木棍套在门环上，从野地劳作回来的苗族老太太坐在高高门槛后的木凳上喝着包谷酒，就着鲜红的坛子辣椒下饭，小黄狗静静趴在脚下，石头垒成的院子狭小，墙雨，溪边的卵石上晒着谁家的蓝色印花被，那图案是原生态的，绝美。吊脚楼、土石木苗寨、弯弯的青石板路，还有

热情好客的苗族寨民，这就是我对湘西的初步认知。

二、了解湘西——源于部分湘西地域的工程项目

随着在湘西时间的日久，对湘西认知也在不断加深，尤其因自己所学专业在社会的实践中不断增多，相关项目使自己不断对湘西文化研究深入，作为湘西文化重要载体的建筑尤为重要，每次项目除了设计形式以外，最重要的是对湘西文化，尤其是建筑相关问题的研究。

2001 策划设计怀化市中心城市建设展，查阅了大量湘西地域相关历史文献和图片资料，对湘西地域沿革、风土民情、民族民俗进行了全面了解，对地处西南边陲的湘西过往民居建筑型制、材料各个时期的发展状况有了全面的认识。

2004 年为袁隆平院士策划、设计、施工杂交水稻展览馆，除对袁隆平院士研究和培育杂交水稻的历程了解外，还通过相关民俗专家对稻作文化及稻作文化与湘西山地“干栏式”建筑渊源有了全新的认识，对湘西传统文化对湘西乡土建筑的影响有了全新的认识。

2006 年在设计、施工湘西剿匪胜利史料陈列馆过程中除了对湘西百年匪患这段灾难深重的历史进行研究以外，还对湘西北边苗寨的防御建筑——保家楼（碉楼）型制、功用等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匪患最严重的凤凰三江，至今仍保留有土匪活剥人皮的树，可见当年苗寨老百姓的生存不易，而保家楼是为苗民生存而建，使我认识到了湘西南北苗寨建筑除了地理环境影响因素外，匪患对建筑型制的影响也很重要。

2007 年设计、施工粟裕大将纪念馆，粟裕大将是侗族人，侗族的民俗、建筑等，都是我们设计工作中的重要元素。

2007 年设计、施工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成立 20 周

年成就展，对侗族和湘西南部苗族建筑、民俗等，进行深入研究，在查阅大量文献、图片资料的基础上，还进寨进行实地考察研究。

2007年新晃夜郎民俗博物馆设计，对古夜郎国的历史地域沿革、风土民情、民族民俗及建筑构成等等，进行了深入了解，尤其当地文史资料馆为我们提供了详实的文章和图片资料。

2007年为武陵源景区大门两侧武陵源民俗馆设计，在当地组织的专家座谈中对湘西地区历史、人文、建筑、民俗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2008年为麻阳苗族自治县苗族民俗博物馆做设计，对苗族族源及湘西苗族历史、建筑、民俗、盘瓠文化进行了全面研究，当地相关部门提供了全面而详实的文献图片资料。

2008年怀化市博物馆布展进行方案设计，对湘西西南地理、人文、建筑、民俗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博物馆提供的资料全面，尤其一些图片资料对研究湘西南历史、建筑十分重要。

十年的湘西工作与生活是我重新学习的十年，使我认识到在地理上被武陵、雪峰两大山系阻隔，聚居着苗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的湘西乡土建筑，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和苗侗先民心血与汗水的结晶。苗侗先民创造了湘西丰富而独特的建筑形式和传统手工技艺，是农耕文明时期湘西各民族生产生活的文化形态与文化特质，其在艺人们代代口传身教中不断发展丰富其内涵，从而在保留本民族传统技艺特点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手工艺的的优点，使湘西民族地区传统乡土建筑在型制、工艺、装饰手法、材料运用等方面呈现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具有鲜明而独特的审美与实用价值。苗侗族乡土建筑是湘西各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精神与物质的统一和深沉文化的体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地居民的审美意识及哲学思想，也是当地人文内涵

及稻作文化的重要展示。

在当今世界以工业化、城市化为特征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的湘西乡土建筑无法宣泄人类现代生活的观念物化形式与空间，其心灵观照的模式又难以适应现代人类的审美需要，这就使得那些传统文化深厚、历史悠久，而又相对闭塞的乡土建筑面临着消失的危机，尤其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手工艺已经在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一步步地走向式微、衰落乃至消亡，伴随着新农村建设对交通的改善及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村民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致富后的村民开始恣意地盖起一栋栋毫无特色的楼房，这些现象若不引起重视，将会使整个湘西地区乡土民居割裂湘西世代相传的乡土建筑文化，使湘西传统的乡土建筑特色一步步丢失。若干年后，我们再进行反思时，已无法恢复远去的传统，这将给湘西文化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湘西传统的乡土建筑能否与时代共生与同步，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因环境及生活方式的改变给旧的以新生，使新的时代元素更好地融入传统和自然，这些都是关系到湘西世代相传的乡土建筑文化的存亡问题。

本书是笔者十年以来，对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与装饰艺术的研究，有大量详实资料，以湘西整体区域乡土建筑文化生态为立足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角度来研究湘西地区苗侗族传统乡土建筑的生存与发展思路，具有理论建构的指导性和为政府制订政策的针对性，不但保护了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促进原生态文化旅游、打造湘西文化品牌、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配套政策制度制定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罗明金

2012年9月

目 录

- 第一章 导 论 / 001
 - 第一节 湘西地区的地域概况 / 001
 - 第二节 湘西苗侗族概述 / 003

- 第二章 苗侗族民族民俗文化 / 012
 - 第一节 苗族民俗 / 012
 - 第二节 侗族民俗 / 021

- 第三章 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的文化特征 / 028
 - 第一节 苗侗族村寨聚落形成 / 028
 - 第二节 村寨聚落的类型 / 032
 - 第三节 苗寨、侗寨乡土建筑的空间特征 / 037

- 第四章 湘西地区苗族乡土建筑 / 042
 - 第一节 公共建筑 / 043
 - 第二节 民居建筑 / 061

- 第五章 湘西地区侗族乡土建筑 / 071
 - 第一节 公共建筑 / 072
 - 第二节 民居建筑 / 095

第六章	湘西苗侗族村寨乡土建筑的装饰艺术 / 105
	第一节 苗侗族乡土建筑的色彩 / 105
	第二节 装饰应用的色彩 / 112
	第三节 装饰形式及部位 / 117
	第四节 装饰纹样及文化特征 / 124
	第五节 装饰的功能及民俗意境 / 136
	第六节 装饰案例分析——高椅侗寨古村 / 139

第七章	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的传承与保护 / 149
	第一节 湘西苗侗族乡土建筑现状 / 151
	第二节 传承与保护面临的问题 / 158
	第三节 传承与保护的对策 / 162

| 后记 / 166

| 参考文献 / 168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湘西地区的地域概况

“湘西”的概念有两种理解，狭义的“湘西”是专指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广义的“湘西”是湖南西部地区的泛称，包括湘西自治州、张家界市、怀化市、邵阳市的城步、绥宁等县市。从地理上来看，大湘西地区位于东经 $108^{\circ}47' \sim 112^{\circ}05'$ 、北纬 $24^{\circ}10' \sim 38^{\circ}84'$ 之间，地处湖南西部边陲以及武陵山区与雪峰山区腹地，毗邻鄂、渝、黔、桂、粤五省，是中国第二阶梯向第三阶梯过渡的结合部。人们通常使用的是广义“湘西”概念，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大湘西。

武陵山区与雪峰山区境内群山绵亘，西北部属武陵山，东中部为雪峰山，西南面接云贵高原，东南面接南岭山系，山地海拔多在1000米以上，复杂险峻的山地环境加速了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的形成。

湘西地区是湘、鄂、川、黔毗邻地区，因此被称为“五省通衢”之地，素有“黔滇门户”、“全楚咽喉”之

称。这一带秦属黔中郡地，西汉置武陵郡地，唐为辰州或沅陵郡地，元初改置辰州、沅州、靖州三路，清分属辰州、沅州府。从汉代开始，这一地区就为苗、侗、瑶、土家等多民族聚居地区，并统称为“武陵蛮”，东汉开始将湘西地区“武陵蛮”改称“五溪蛮”，因为这一地区属于沅水流域，有沅水的五条最大的支流，即：雄溪、楠溪、舞溪、酉溪、辰溪。

湘西地区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集中了全省 85% 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共有少数民族人口 602.28 万人，占湘西地区总人口的 1/3，约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 5.7%，有土家、苗、侗、瑶、白、回、壮、彝、畲、布依、黎、水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居住在此，其中苗族、侗族、土家族占主体，各少数民族居住呈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

湘西自治州下辖（吉首、凤凰、泸溪、古丈、花垣、保靖、永顺、龙山 8 个县市），怀化市辖通道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县，邵阳市辖城步苗族自治县。

湘西是中部欠发达地带与西部欠发达地带的过渡区，



图 1-1 风景秀美的湘西山寨

也是巴蜀文化、湖湘文化、中原文化、云贵高原文化的交汇地，在湖南乃至中部地区和全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湘西地区长期形成苗、侗、土家等少数民族和汉族杂居的传统，因此保持着文化上的同质性。这里的村寨一般以聚落的形式出现，大部分是少数民族聚落，也有汉族聚落，少数民族聚落有着汉族文化的深深印痕；汉族聚落同样打上了少数民族文化的明显烙印，尤其在村落建筑在形式上，西南地区由于长期形成苗族、侗族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各民族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在民俗、风情生活方式的大融合。在建筑方面各民族大体一致，都是以木材为主料的木结构建筑，北面以土家、苗族杂居区域，建筑形式和材料有一定变化，从材料上看土家族以木结构为主，而苗族建筑有土木结合、土石木结合及木结构等，建筑形式和功能也呈现多样化局面。

整体来看，湘西地区由于地域因素，地处崇山峻岭之中，交通闭塞，经济相对滞后，苗族、侗族村寨乡土建筑改建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速度较慢，使得苗族、侗族大部分传统乡土建筑现在仍然保存完好，保留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因此，湘西村寨具有独特的多元文化景观，有着十分重要的遗产保护价值。

第二节 湘西苗侗族概述

一、苗族概述

1. 苗族的族源历史

苗族族称古老，最早见于甲骨文中，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唐宋以前，曾有“三苗”、“南蛮”、“荆蛮”、“五陵蛮”等称呼，这些称呼把苗和其他族称混同在一起。宋以后，苗才从若干混称的“蛮”中脱离出来，作为单一的民族名称。苗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

河中不断迁徙，并与其他各民族不断融合演变，现存苗族分布较广，主要集中在贵州（48.1%），其次是湖南（21.49%）和云南（11.67%），但亦有分布于重庆（5.62%）、广西（5.18%）、湖北（2.4%）、四川（1.65%）、海南（0.69%）等省市内。此外在泰国、老挝、越南等国也有分布。

苗族早在4千多年前，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中游以南地区，居住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其中史籍称为“南蛮”的氏族或部落里就包括有苗族先民在内，那时以尧、舜、禹为首的北方华夏部落与“三苗”发生战争，“三苗”被击败，“三苗”失败后，一部分被驱逐到“三危”，即今陕甘交界地带，后又离开“三危”向东南迁徙，经过很长时间逐步进入今川南、滇东北、黔西北等地，形成后来西部方言的苗族；留在长江中下游和中原的“三苗”后裔，其先进的部分逐渐与华夏族融合。其发展较慢的部分，商周时被统称为“南蛮”，居住汉水中下游的，被称为“荆楚蛮夷”。后来，荆楚蛮中先进部分逐渐发展成为楚族，建立楚国；后进的部分，继续迁入今黔、湘、桂、川、鄂、豫诸省毗连的山区，成为今日东部、中部方言苗族的先民。

自秦汉至南北朝时期，东至淮河流域，西到今四川大部分地区及贵州中西部，即当时的巴蜀、夜郎、牂牁，纵横数千里，而以今之湘、鄂、川、黔四省边区最多，是当时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其中又以黔中（今川东南及黔北边境）、武陵（今湘西、黔东之大部）两郡较多。在武陵郡中，又以沅江流域的苗族最多，是当时所谓“五溪蛮”的主体民族。汉代迁入黔西北的苗族，在彝文《夜郎竹王》中就有记载，不过人数很少。迁入贵州中南部的苗族，从近几年贵州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发掘的许多苗族岩洞葬的研究中得知，大致始于两晋之时。

近年来的民族调查，发现这一带有些苗族追述族谱

长达五十多代人，与上述考古材料相近。

唐宋时期，苗族的分布有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汉水中下游以东至淮河流域的多数苗族已逐步汉化而消失；另一方面是移入贵州的苗族进一步增多，逐步成为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同时开始进入云南（滇东北除外）。据彝文史籍记载，唐代长庆、大中、咸通年间，云南南诏军队数次侵扰播州时，曾俘掠了数万苗族和仡佬族到云南做奴隶，说明当时黔北苗族相当多。贵阳以西至镇宁、关岭、贞丰一带，晋代时设牂牁郡，为大姓谢氏世袭统治。到了唐代，牂牁分裂为东西二部，其部民遂被称为“东谢蛮”和“西谢蛮”，元明两代则称作“东苗”和“西苗”。在黔南惠水、长顺直到黔桂边境，近几年发现了许多苗族岩洞葬，经鉴定，除部分是魏晋南北朝的以外，大部分都是唐宋至明代的遗物。这一时期，“苗”的称呼在唐人樊绰《蛮书》、宋人朱辅的《溪蛮丛笑》和《宋史》等书中已开始出现。贵州已逐步形成全国苗族分布的中心，不过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当时这一情况并不为人所知。

从元明到清初，由于封建王朝大力经营西南，在各民族地区逐步设流官治理，对各省具体情况的了解进一步深入，贵州苗族很多的事实逐渐披露于世。又由于湘西、鄂西、川东苗族的大量汉化，于是贵州作为全国苗族分布中心的地位就更加突出。

人们根据苗族居住的地理环境，以及苗族各部分服饰颜色、式样的不同，分别将其称为高坡苗、平地苗、长裙苗、短裙苗、红苗、黑苗、花苗、青苗、白苗等，名称多至数十种，因而有“百苗”之说。

2. 湘西苗族的历史沿革

湖南作为苗族聚居地排名第二的区域，苗族的主要聚居地在湖南的西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湘西。

湘西苗族，与起源于五千多年前的“九黎”和尧舜时期的“三苗”以及周时期的“荆楚”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

渊源关系。“九黎”是五千多年前居住在黄河中下游的一个部落。后与黄帝部落发生战争，失败后退入长江中下游，形成“三苗”部落。湘西地区的苗族称“仡熊”（果熊），而在其他地区称“卯”、“猛”或“蒙”等。“猛”或“蒙”，在贵州黔东南地区苗族中苗语意为“树心”，传说枫树心生“妹榜妹留”（蝴蝶妈妈），“妹榜妹留”才生苗族远祖“姜央”，故把“猛”或“蒙”作族称。有些地区把苗族称为“嘎闹”，意为鸟，或许是古代乌氏族图腾的遗迹。

湘西苗族社会的发展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但由于地处边远的崇山峻岭及其他种种原因，湘西苗族发展长期以来十分缓慢而又极不平衡。

秦汉至两晋时期，湘西桃源、沅陵一带的苗族才开始出现强大的部落首领。南北朝至唐宋时期，沅陵、辰溪、溆浦以北、汉水流域以西直到川东巴峡的苗族，逐渐出现了一些较为强大的封建主，并开始接受封建中央的赏赐，加官晋爵；社会经济才开始慢慢得到了发展，有的地区的发展速度甚至与汉族完全同步，并开始实施父系氏族的鼓社制和农村公社的议榔制，这就是当时社会主要的社会组织。当时苗族地区首领在外部，接受他族奴隶主和封建主的统治或羁縻，这些首领统治下的苗族，有的沦为奴隶，有的沦为农奴，有的成为依附民。有的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形式上仍依附于外族统治者，被称为“羁縻蛮地”。有的完全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被称为“生蛮”。

元明两代到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前后，封建王朝一方面分封各族首领（包括征蛮有功的汉族将吏）为土司，以统治各族；另一方面又直接派流官以控制土司，实行土流并治。由于汉人进入苗区的增多，汉文化的促进作用加强，苗族社会的封建化得以加速，阶级分化开始明显。这时期，苗族中也出现了一些中小土司，在苗族土司治理下。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有了集市贸易，促使土地买



图 1-2 秀美的山寨

卖关系进一步发展起来。

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至鸦片战争前，苗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封建化加强了，地主经济继续发展。一些苗族住居地区相继出现了地主，完全进入了封建社会。

近代以来，苗族地主经济继续发展，有些地区的苗族地主，占有年产数千挑至万挑稻谷的田地。不过，从总的情况看，由于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原因，苗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并不充分。在许多苗族聚居区的阶级结构中，都存在着两头小中间大的现象，即地主富农少，中农多，贫雇农少。除个别大地主外，一般地主占有田地年产谷仅二百担（每担一百二十斤）左右，经济力量很薄弱；地主中多数人也并没有完全脱离生产。在湘西这个多民族杂居区，地主绝大多数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苗族人民几乎全是贫雇农，地主富农仅是极个别的人家。

由于历代统治者竭力推行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政策，湘西苗族地区经济始终处于落后状态，苗民也在生存等多种原因下而不断迁徙。